

徐继畲论考

● 刘贯文 ● 著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东经始。造澤上已長矣。

波奔奇人似儒似俠其吐談筆札皆雅客風流露也

而心
余敗勝

既升家祚巨興廖乏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
恭一命而僂再命而

伏法英吳卓犖文武資曠遠之識綰博之才壯烈之若儒雅

第了流人物古今奇男子也當世祖初興時平河北定關東

以之懷已立

以之明德后

有敗而三侯

徐继畲论考

◎ 刘贯文 ◎ 著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晋)新登字 8 号

责任编辑 文 琴
封面设计 王春声
印制总监 梁国桢

徐 继 畲 论 考

刘贯文 著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并州北路 267 号)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太原市恒山路 87 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4 字数:3296 千字

1995 年 7 月 第 1 版 1995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

ISBN 7-81032-782-8

K·24 总定价:590 元(五本)

*

该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方直接退换。

目 录

徐继畲生平及爱国思想·····	(1)
徐继畲落职罢官考·····	(30)
从《舆图考略》到《瀛寰志略》·····	(63)
评德雷克论徐继畲·····	(84)
徐继畲后汉书批注抄本考·····	(108)
徐继畲《〈后汉书〉批注》论考·····	(121)
徐继畲的诗评与诗作·····	(163)
关于徐继畲学术活动的其他领域·····	(200)
徐继畲亲友考·····	(225)
附录:	
林则徐的禁烟思想与实践(笔记)·····	(303)
《山右丛书初编》所收《松龕全集》的学术价值·····	(317)
后记	

徐继畲生平及爱国思想

(一)

徐继畲,1795年冬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生时,适逢其父徐润第(乾隆乙卯〔1795年〕进士)任内阁中书,祖母喜甚,赐乳名官来,字健男,号松龛。

1至8岁,随生母续夫人识字读书。9至10岁,就读于本宅私塾。11至15岁随母赴京侍父,在徐润第及其好友王月潭等教诲下读《史记》、《汉书》和唐宋八家古文。17岁(1810年春)与崞县西坡头村续锐之的女儿续戴月结婚。戴月是继畲母续夫人的娘家侄女,二人的结合俗称姑舅亲,这可能是续戴月生二女夭折后再没有生育的主要原因。

1812年,徐继畲应县试、州试,皆获第一名。1813年秋,应山西乡试,获第四名。

从1814年开始,里居自习,准备应礼部试,至1826年考中丙戌科第二甲第八十名进士,朝考获第一名(朝考题为《政在养民论》),前后十三年,徐继畲困于礼部,六上公车,得中时年31岁。

十三年中,徐家发生了一些变故,对徐继畲一生影响至深。1808年,以清廉、耿介享誉京城的徐润第,补任储济仓、中仓、海运仓监督,同贪官污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后激流勇退,于1811年2月赴湖北施南府任同知,届满乞归获准后,应好友河南省光州牧王瑶峰之请,至署佐治讲学,时在1816年至1820年。其间,继畲生

母续夫人病逝，随父归里葬母于祖茔。徐润第从此弃官课徒，笔耕糊口，先后设教于东冶镇、晋阳书院、介休贾村等处，直至1827年九月病逝于书馆，享年67岁。润第毕生穷研《周易》，著有《敦艮斋遗书》留世。在徐润第设教糊口的1820年至1825年，徐继畲随任河北省河间知府的堂叔徐寅第（号东堂）就读，以备礼部试。徐寅第青年时为私塾先生，以“勤可补拙，俭可养廉”为人生宗旨，充取嘉庆辛酉（1813年）科拔贡后，先后任河北省肃宁县、威县、河间县知县，景州知州，河间知府，通永道、清河道按察使等职，“所至皆有治绩”。徐寅第同年友深州牧蒋兆璠，因短解钱粮而被撤任。蒋怨徐不予庇护，因而投书诬告。虽经坎坷，徐寅第无怨尤，“单车赴戎”，于1834年卒于戎所。徐继畲从其父其叔身上学到的人品、道德、学识，对其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31岁的徐继畲考取进士后，1827年在京“候散馆”。是年（农历，下同）九月其父卒，十月乞假获准扶父柩回籍，由此到1829年终辞官守制。其间，曾受聘继承其父在介休的教席，同时教导本族子弟。在守制期间，课徒之外，他还写了《尧都辨》、《晋国初封考》等论文。论文以大量史料论证了尧都在平阳而不在太原的观点，运用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断定晋国初封不在太原，而在平阳，廓清了《汉书》问世以来晋国建都何处的历史论争的一大疑案。由此推论，徐继畲从11岁读《史记》《汉书》，坚持不辍，并且由通盘把握史书内容进而探索史书的舛误，以及史书作者的道德、文章。他十分重视史书之中的舆地说，积累了大量资料，罢官后主长平遥超山书院时曾计划撰写《两汉古今地名考略》，因故未竟，只有《两汉幽并凉三州考略》留世。资料表明，前四史，尤其是史记、两汉书均为徐继畲随身携带之物，几十年中他随时将读史的心得以评、注的形式写在书眉、卷末和行间。留存至今的只有《后汉书》一部，其余均已散失。

(二)

从1830(农历,下同)年到1835年,是徐继畲在京都等候外放的时期。1830年授翰林院编修,1833年他受命补陕西道监察御史,在任的短时间内,他写了《特参州县入省钻营疏》、《特参州县讳灾催征税》、《特参退赃诱结疏》、《特参藉端科敛疏》。这些上达清廷的奏章,体现了他崇奉的“为政养民”的思想,而且有棱角,直言不讳,同时自然流露了他那效忠皇室、不谙世事的天真。

在此期间,他同在介休教书时的学生曹象谦有多次信函往来。徐为曹阅核课文、修改文章兼论为人之道,二人成为忘年交。

(三)

1836年徐继畲考选为陕西道御史,从此离开了京都。

在陕西道御史任上,他向清皇室递送了《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政体宜崇简要疏》。如果说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上他写的四篇奏疏,锋芒所指主要是封建王朝的州、县官吏,而《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疏》的锋芒则直指督抚和钦差大臣;《政体宜崇简要疏》中的教令宜简、律令宜删、处分宜简等等,则是对皇帝提出的直言不讳的建议。疏中有“斥乡愿之陋习,溯正直之遗风,恪遵实字之训,以求名实不淆而纲纪日振”等语。徐继畲言之有物,直言不讳的奏疏文风,一扫封建官场言之无物、文过饰非、模棱两可的腐败习气。此时的道光皇帝,正在为亲政十六年而得不到真实的下情报告而苦恼,读两疏后“大感动”,并立即召见徐继畲。徐在罢官后所写诗描述当时情景说:“忆我通籍时,朝野歌天保。东观抽秘书,西台焚章草。”是年九月三十日,徐继畲奉旨出守广西浔江。1837年仲春抵桂林,是年秋调升福建延津邵道。1838年仲春抵延津邵道任

上,针对盗贼横行、民不得安的情况,抵任一月余作《致属下七县书》,提出采取编联保甲等法防盗捕盗,并同时上报当时福建巡抚刘鸿翱(嘉庆十四年进士)。经过一年治理,成绩显著,受到巡抚刘鸿翱的赏识和多次接见。1840年七月调署汀漳龙道,从福建偏僻的山区调至海疆要地,时年46岁。

(四)

从1840年至1846年,是徐继畲一生作为比较突出的时期。

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标志,揭开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屈辱的历史。1939年初,林则徐奉命到达广东,打起了禁绝鸦片、反对英国侵略的爱国大旗。林则徐至广东,令英商缴出鸦片,又着手整饬海防。二月,英船偷渡南澳,广东水师逐走之。三月,……镇国将军奕蓬以吸食鸦片革爵,责打圈禁。林则徐奏收缴鸦片二万〇二百八十三箱,并进所拟令各国商船呈缴鸦片示谕稿;寻命林则徐不必解送所缴鸦片,即在本地销毁。四月,以京城拿获吸食鸦片犯数百起,命刑部根究兴贩来历及烟馆等项。五月,订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及洋人携带鸦片入口售卖治罪专条,英人于尖沙嘴毆死华人,林则徐向英领事义律索凶。林则徐奏英商不遵禁约,偷渡越窜,请令水师实力驱除;诏相机办理,勿至遽开边衅。七月,林则徐以英领事义律抗不交出凶犯,其船复迁延不去,命禁绝柴米食物,撤去买办工人。九月,英兵船开炮挑衅,林则徐命反攻,毁其数船,义律窘急,请他国转圜。十月,林则徐搜查洋船,令其具切结,义律抗不具结。福建梅林洋面出现英船,与海防水师互相炮击,旋退去。十二月,以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命严查福建沿海英船私运鸦片。以英领事义律刁狡,命停其贸易。1840年正月,林则徐奏筹定整饬洋务章程。三月,林则徐奏击毁逗留英船。四月,邓廷桢奏英船来船梅林,已命水师逐走。五月,英将伯麦封锁广东

河口，林则徐激励兵壮，焚其鸦片船，烧溺死者多人。英船至福建，图偷卖鸦片，经防海军攻击俘二人，截获走私烟船。六月，英将伯麦陷定海，犯乍浦。七月，英船犯厦门，击退之。英兵船至大沽口，又游弋于山东、奉天海口。直隶总督琦善接其“诉屈”公文，经“开导”后，驰往广东。八月，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九月，革林则徐、邓廷桢职。琦善抵广州，撤林则徐布置之海防工事，解散壮丁，旋即与英人开谈，擅于川鼻与英定约，允其一切条件。1841年二月，命将琦善革职拿办，查抄家产。1842年五月，英军陷吴淞，旋入宝山、上海。六月，英军陷镇江，至江宁。命耆英、伊里布与英议和。七月，中英江宁条约签字。历时两年有余的鸦片战争，以中国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而告终。

1840年七月英军进犯厦门时，徐继畲刚刚到汀漳龙道任上。漳州与厦门一水之隔，苇航可到。而辖区内驻守兵丁总计1千余名，而又久疏操练，兵无斗志，且军俸极低，长期以来“饥与寒莫之恤，诛与赏莫之用”。徐继畲每夜登城，与守军兵士“垂泣告语，勉其敌忾”。为解决兵士裹腹蔽寒之需，他特上书省垣，提出“口粮加成分六”的主张，反对“将郡城铜山已行六分之后再行减为四分”。并说：“头可断，议不可改。必嫌其违例要名，诚不如早罢斥之，免致贻误岩疆，实为至幸。”这种破釜沉舟地抵抗英国侵略的决心，还表现在他与海疆共存亡的实际行动上。他在一封家书中说：“所辖之海澄县，距厦门30余里。所驻之漳州，距海澄40里，皆一水相通，直抵城下，乘风顺潮，片帆可达。向恃厦门为门户，兵皆屯于沿海各口，而两城未设重兵。今一旦厦门失守，强寇直通寝门之外，民心惶骇，一日数惊。文武官中有将家眷偷送出城者，百姓纷纷多有逃亡之意。”处此危极之际，徐继畲对夫人续戴月说：“余督兵勇昼夜防守，志在与城存亡。城如不保，陈忠愍公祠内吾尽节处也，卿且奈何？”他的夫人答道：“相从俱死耳，此事其待商量！”他们夫妇的镇静态度，誓以死守的坚决态度，使“人心乃渐安贴。逆夷火轮船直驶

至海澄城下，因水浅退去。其舢板屡次窥探，我兵静伏于岸上，不肯轻动，幸未失事。”1941年2月徐继畲协助闽浙总督颜伯涛在厦门布防。七月初十日英军侵占厦门，清军将士牺牲1千余人，退守同安。继畲目睹了英军的疯狂和我军的惨败。

（五）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引起了徐继畲的深深思考。他的思考主要在军事、外交和鸦片久禁不绝三个方面。

失败与屈辱，使徐继畲痛思禁绝鸦片之策。于1840年末作《禁鸦片论》。论文以闽、粤资料为依据，考察了兴运吸食鸦片的历史。论文中说：“鸦片之入中国，康熙末年已有之，漳浦兰鼎元尝论其事。其时吸食者不过粤之广州，闽之台、厦，即此数处亦不过十一之于千百。夷舶挟此以来，盖以尝试其端未获大利，而奸民亦未有挟重资以奔走其间者。尔时司权之官、封疆之吏，果有见微知著为中国杜祸萌者，以一纸谕其舶主，不听则绝其互市，彼且悚然而止，不复来矣。事之玩忽，殆且百年，其间虽稍设禁防，而有司以为具文，渐染浸淫，愈传愈广，由粤闽而江浙，蔓延于西北诸省。……夷人每岁以舟之盛万斛者数十满载而来，售之立尽，则载金钱数百万去。而闽越之民，自富商大贾以至网鱼拾蚌椎埋剽劫之徒，逐其利者不下数十万人。此如万仞悬流下注无涯之巨壑，而欲骤从其中而遏绝之，岂可得哉！”根据对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徐继畲不言自明地否定了曾被道光皇帝批准的“一年期成”的禁烟政策，提出了杜来源、绝兴贩、严吸食的十年禁烟设想。他认为，禁烟之法，“宜先杜来源，次绝兴贩”；严吸食要“先贵而后贱，先富而后贫，先内而后外，先豪猾而后良弱”，并“访其素行可诛而有此病者诛之，藉以惊众；被诛者大县每年以十数人为率，次者递减。”对吸者采用禁、诛两法，“如是者十年，其间能改者改，不能改者或罹法或物故，鸦片亦即绝矣。”

徐继畲的主张，实质上是以禁吸食、绝兴贩等整肃内政为主，认为“吸食少，兴贩绝”，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虽含怒蓄怨，终不能藉为兵端”。其论虽有不了解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幼稚，但对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有人把失败归罪于禁绝鸦片的谬论，无疑是当头棒喝！徐继畲是坚决反对弛禁的，认为那是“因噎废食”，将会造成如“堤防溃决不可收拾”之势，“诚不知其患之所终也已”。

徐继畲痛定思痛的另一个问题，是“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至此，令人发指皆裂，泣下沾衣。”一个幅员、人口都少于中国，且距中国七万里之遥的小国，凭其海军使中国屡战屡败而后一败涂地，原因何在？他思索了中国所以屡吃败仗在军事上的原因，认为中国军队因无海军不能与英敌在海上周旋，陆战所用的短刀长枪又敌不过英兵的自来火枪；且英军收买汉奸，探我虚实，情报灵通；更重要的是清军“无纪律，无赏罚”，兵无斗志，见敌就走。徐继畲所探究的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没有多少超出同代人的独特之处，倒是他对英国侵华动机的思考，影响了他后半生的学术和从政生涯。他在守卫海澄县之后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逆夷以商贩为主，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这一见解，触及了资本主义成长时期占领、争夺世界市场的本质。经过战争的亲身实践，目睹了战败的屈辱历史，徐继畲的脑海里一直浮动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远在天边的一个小国如此强大呢？他搜集当时已有的介绍域外情况的书籍阅读，但得不到令人信服的圆满答案。这个痛苦的思考，使他求教于外国传教士、外交官和中国年老的水兵，导致了一本惊世之作——《瀛寰志略》的问世。

(六)

徐继畲在汀漳龙道任上和兼任粮台的作为，受到闽浙总督颜伯涛的称赏。颜向清皇室推荐委徐以重任。1842年四月十七日清室授徐继畲为广东盐运使，五月二四日又授徐为广东按察使。是年六月，徐继畲到达广东按察使任上，九月又被授福建布政使。离闽赴粤时，徐继畲有《上颜鲁舆制军书》，内云：“一句之内两邀迁擢，皆在珂乡，倘奉职无状，不特仰累知人之明，而论者将谓吾师移荆棘于桑梓，将若之何？”

徐继畲在广东按察使任上不足三个月，即打道返回福建任布政使。由粤回闽的路上，拜读路旁石刻晋朝诗人吴隐之《酌贪泉诗》。诗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吴隐之时任广州刺史，以清操著称于世，徐继畲读罢感慨系之，手批曰：“余为广东臬司，三月而去。寅友赠路费五千金，坚却不受。人颇讶其矫廉。然诵隐之此诗，自觉犹多愧色矣！”徐继畲以为官清廉著称于当世，类似寅友赠金在他一生中还有若干起，他均“坚却不受”。罢官归里后他在祖塋上宣读的《谢政归里祭主文》中说：“惟谨洁自守，尚未玷先人清白”，确实是他一生为官清廉的真实写照。

(七)

1842年九月，徐继畲接任福建布政使，奉令移驻厦门，兼办通商事务。到1847年调补福建巡抚，他任福建布政使的时间五年有余。这段时间，是徐继畲在办理“夷务”的同时，广泛接触外国人，用以了解搜求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材料，撰写《瀛寰志略》的时期。这时的中国，已由统一的封建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清王朝妄自尊大的外交政策被“怀柔”“羁縻”

政策所代替，厦门、福州已经变成通商口岸。

移驻厦门之前，道光皇帝曾召见徐继畲，并询及海外情势，他作出了令皇帝称赏的回答。这件事情说明，远在1842年九月之前，徐继畲就已经致力于世界各国情势的了解与研究了。

1846年徐继畲遭遇了一件很不幸的事，闰五月初十日他的夫人续戴月卒于馆舍。夫妇相处36年，从丈夫出守浔州，由广西到福建，又由福建到广东，再由广东而回福建，续戴月随侍丈夫几近20年，操持家务，使继畲无后顾之忧。她的死因可能是中暑而引发的心脏病。继畲给家兄信中说：“渠素本外腴中亏，操劳伤之，忧郁伤之。自到南方，不服水土，畏寒畏暑畏风，时时作患，虽少卧床之疾，而中气之亏损已甚。此番抵福州之后，刻刻思归。弟因家中无人，渠独处难以支立门户。且弟已定引退之局，故劝其相待，而不料其遽逝也。先是闽省春夏之间淫雨八旬，五月初犹著绵衣，至五月下旬晴霁，酷热非常。渠向来不甚出汗，至是忽胸前心口每日大汗如珠，汗后觉心空气怯。以为天气之故，亦不甚留意也。初九日晚饭后，自觉身发寒冷，犹以为受风感冒耳。至夜交丑刻时，忽通身大汗如雨，言寒冷，欲披裘。急觅高丽参煎之，已昏晕不醒，六脉全停。过一刻许，六脉始回，人乃清醒，服高丽参汤钱许。自言大渴，喝米汤数碗，沉沉睡去。日出而醒云，不过身体软惫，无大病症。医来看脉，开清补之方，亦以为断无他虑也。已初服药后，仍喝米汤半碗。甫就枕，忽痰涌体厥，急扶起，小便已下，呼吸已停，口开脉绝，针刺不应。延至未刻，而通体如冰，冥然去矣。”

夫人病逝，对继畲是严重的打击，他在悲痛中继续撰写书稿。《瀛寰志略》的最初手稿题名《舆图考略》。1843年他移驻厦门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相识，并从雅处借得印制精美的地图册。但他不懂英语，而雅通闽语。多次晤谈后，他请教得知了英语译成闽语的外国地名及主要国家的历史沿革。他就从雅裨理处借来的地图册摹取20余幅，并用汉文加以注解说明，题名为《舆

图考略》。1844年七月，他为《舆图考略》写小序一篇，并将有些卷首的《舆图考略》改为《瀛寰考略》，文内也有多处删改。应该认为，《舆图考略》是徐继畲所著的最早手稿本。此稿本现存台湾“国立图书馆”。

手稿本草成后他曾寄给同乡好友张石舟征求意见。张系山西平定州人，舆地学家，著有《蒙古游牧记》问世。信中说：“海图前稿舛陋不足观，数年来于泰西人所刻杂记，得即摘录。其书皆俚而不成文，而事迹颇有可采。每与夷官接晤，辄询以西国事，亦多有新闻。魏默深《海国图志》，引证浩博，洵为巨观，惟其中舛误亦不少，如以北海西岸之瑞典与日耳曼南面的瑞士相混，大者如此，著述之难精，盖可知矣。”信中所云舛误不可观的“前稿”，就是《舆图考略》。

● 自1843年九月到1848年八月，“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著书“为消遣”。《瀛寰志略》的第一个版本（戊申版）在巡抚衙门刻成问世。

随着是书的问世，和其作者由布政使迁补巡抚，徐继畲走上了后半生崎岖坎坷的道路。

（八）

● 1846年十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广西巡抚，著徐继畲补授，钦此。”徐于十一月七日收到谕旨后，九日呈《奏谢恩授广西巡抚并请准陛见摺》，道光见摺后朱批：著来见。徐继畲束装北上途中，1847年正月初七日行至杭州，接184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上谕：“郑祖琛著调补广西巡抚，福建巡抚著徐继畲调补。徐继畲接奉此旨，无论行抵何处，即驰驿折回新任。郑祖琛著俟徐继畲到任交卸后，再赴新任。均毋庸来京请训，届满三年，再行奏请，钦此。”二月六日，徐继畲接福建巡抚任。

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从此进入“无了休”之局。

先是由于《瀛寰志略》的问世，引起了极大反响，“甫经问梓，即腾谤议。”攻击此书者，约有两种人，一种是昏庸透顶的皇室官僚，例如他们讥笑《瀛寰志略》的译名，说什么只见过葡萄长芽，没见过西班牙长牙，夜郎面貌跃然纸上。另一种是具有十足封建政治头脑的官僚，他们抓住书中客观介绍的日耳曼、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政治体制、领袖人物等等，攻击徐继畲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种攻击对于即将死去的道光和随之登位的咸丰都具有挑拨性。

另一件是福州神光寺英人租屋事件。事件的结局是徐继畲被落职降级调回京城任太仆寺少卿。

事件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1850年三月三日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因病乞假获准回故里福州就医调治，到十月一日奉旨为钦差大臣离开福州，前后近7个月。回故里前，林则徐已得知因英人租屋而造成的纠纷，并且认为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在处理租屋事件上表现软弱、“畏葸”，甚至袒护洋人。他主张采用广州驱夷的经验，并公开进行军事上的驱敌准备。这就同刘韵珂、徐继畲在南京条约早已签订、五口通商已成为事实的情势下如何办理外交以捍卫国家尊严的策略运用上，发生了分歧。林祖籍福州，在当地乡绅中名望极高，一时内实质上成为驱刘驱徐的精神领袖。1850年十一月刘韵珂激流勇退，乞病归里。徐继畲兼署闽浙总督，在弹章迭劾中陷入有口难辩无以自拔的境地。

神光寺租屋事件，是道光驾崩后发生的（咸丰登基后沿用道光年号）。1850年英国领事若逊回国，交其翻译官金执尔代办通商事务。金为英国两名传教士在福州城内乌石山下的神光寺向寺僧租屋两间。乌石山一带属侯官县管辖。县令兴廉不懂夷务，未察章程，未经请示，擅自在租约上盖章。徐继畲查知后对兴廉指出，传教士

应住何处，条约内虽未明载，但同夷商无异，“断不能听其入城居住”。遂令兴廉照会金执尔，令其搬移。金将照会送呈英驻广州领事叻叻，答以“应否出城须俟叻叻批回办理”。徐继畲考虑各方面情况，决定暂行从缓办理。数月后，福州士绅联名写致“夷酋”书信交侯官县转致夷官，又有生童书写公具告白在城内张贴，还有士民张贴告白，内有“割取夷人首级”字样。金执尔见此状表现惊恐，求见徐继畲“求为保护”。徐继畲与刘韵珂商量，认为“绅民果能同心协力，与地方文武一气相承”，“即有比此重大之事亦无求不得”。但他们同时考虑到，闽省与广东情况不同，当时又值夷人在广东进城居住受阻，在江苏、天津投文申诉之际，徐继畲以为“从缓设法”，使之“自行搬迁”，“方为正办”。徐继畲一面晓谕绅民生童，一面派兵巡防，“以免匪徒乘间酿衅”。对县令兴廉，他认为“办理错误，咎有应得，若遽因撤任，转使置身事外，并恐启外夷轻视之心。”因此先予记过，仍责其从容布置，待夷人自愿搬移后再作最后处理。

正在这时，1850年七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孙恩铭、七月二十八日工科给事中林扬祖、八月一日和十月十八日湖广道监察御史何冠英，连上四章弹劾徐继畲和刘韵珂。告他们“轻率回护”，对夷人“意存迁就”，并“带兵护送”，“强民从夷，是何肺腑”，督抚“畏葸无方”，“外张夷焰”，“内沮民心”，“该抚事事袒庇，不知是何居心”，“大吏偷安，难胜疆寄”，“该督抚畏葸性成，苟安旦夕，以通商为掩耳之计，以和约为护身之符，即使谕旨森严，亦不过含混其词，一奏塞责。”三位祖籍福州的御史、监察，弹章中明显提出了驱徐驱刘的意图，并将许多流言当作事实上达朝廷，如奏章中有五虎门大炮炮眼被夷人堵塞等语。弹劾奏章以及其他告状文书，是起了作用的。其间道光于七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一日发出六道谕旨，开头他还认为刘、徐审慎处理租屋事件是“恪守成约”，“自是正办”。看到御史奏章后，他对徐继畲发生怀疑，在八月一日的谕旨中称：“著刘韵珂秉公密查，是否该抚徐继畲办理谬误，有无袒护属员，徇

庇汉奸？”在十月十八日的御旨中，对如实申报情况的刘韵珂给以申斥，并遂即因病“开缺”。在十二月十一日的谕旨中，徐继畲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内称：“徐继畲任职封疆，抚民防夷，责无旁贷，乃于降旨飭查，至再至三之事，日久并不奏闻，成何事体？徐继畲著传旨申饬。”

谕旨对徐继畲“日久并不奏闻”斥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段时间内，就租屋事件和与此有关的夷务办理，徐上呈奏疏主要的有：

奏陈接奉廷寄密防英人片（五月二十八日）；

奏密陈阻办英人租赁福州城内房屋及禁开台湾煤炭情形片（1850年六月十九日）；

奏覆遵旨妥办英人租住福州神光寺一案缘由片（八月二十二日）；

奏覆英人租住神光寺屋原奏不实及筹办侦探谣言等情摺（八月二十二日）；

奏覆官绅意见不合疏（九月二十六日）；

奏覆交涉华夷命案疏（十月二十九日）；

奏覆遵查谕旨垂询英人不肯搬出神光寺租屋等事缘由片（十一月二十二日）；

奏覆英夷搬出神光寺并琉球使臣递文疏（十二月二十二日）。

租屋事件从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始至咸丰元年（1851）三月徐继畲奉召入京，降补太仆寺少卿（由二品降为四品），历时近10个月。徐继畲回到京城后曾被咸丰召见，得到的印象是徐不是“欺诈”之人。随后他加给徐继畲的罪名是“于地方应办事件未能实力整顿”，这已是7个月之后的事情了。这个由诬告而形成的冤案，直到同年二月二十三日新任闽浙总督裕泰奉旨密查，事实真相才得以初步澄清。裕泰在《奏报密查刘韵珂等所覆各情尚无不实摺》、《奏覆查明抚臣徐继畲尚无徇庇革员情事片》中说，“刘韵珂等复奏各情，尚无不实，亦无掩饰情弊”；“徐继畲之责成该革员经理（按指